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序下

叙事

尚書序

漢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
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
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
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
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

之說謂之八索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
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
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

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

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一無學士逃難解散

我先人孔子也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名勝年過九十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纔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

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景帝子餘

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

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又時人無能知者以

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
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九五十九篇
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_{一作滅}弗可復知悉上
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
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
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
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
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

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一作代若好古
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史記自序

漢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
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休甫黎後合
總言之者凡
言則舉天稱黎
則兼重互文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
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時有子頹叔帶之
難故司馬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
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

在秦其在衛者名相中山在趙者名以傳劍論顯

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

秦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一作事武

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

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

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印為武信

君武臣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玉諸侯自王印於

殷漢之伐楚邛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

毋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喜坐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都方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失其太史公仕

於建元元封並武帝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

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一致而百慮

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也直猶也所從言之異路有省察不省耳嘗竊觀

陰陽之術大祥一作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

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

其事不可徧循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

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八卦之位

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音辣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

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
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
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
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
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
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
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去聲職不得相踰越雖百
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及其意專
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
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

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
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
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
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
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
窾空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
天下復反也無咎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

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
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
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
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河之北也。南山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
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沅湘汶泗四水名。講業齊魯之都。
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庀困鄱。薛彭城。過梁楚。
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
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
史父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

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
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
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
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
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
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
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
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

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音胃，綴也。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亦武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大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

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仲舒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

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
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
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易曰失之
豪釐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
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
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
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
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
過也以天下之太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
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
遂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
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
以何物。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
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
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
子。載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
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款。請來獻見者。不可

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
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
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
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音及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天漢
自太初元年至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繼。
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
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思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
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危。陳蔡。作

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臏婢忍反脚刑也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
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
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武帝止自
黃帝始

張中丞傳後叙

唐韓愈

元和憲宗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
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
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

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然當有開門
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
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
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
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
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
圍守時外無虬蟬音毗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
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
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
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外處矣遠之不畏死亦

明矣烏有城壞而一有其徒俱死而一有獨蒙愧耻求
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
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
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
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不好
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
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
也寧能知人之一卒不放棄城而逆遁苟此不
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

創平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
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
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
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疆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
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
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一作問親祭於其所
謂雙廟者其老人徃徃說巡達時事云南霽雲之
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
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疆晉之

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
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
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
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
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
輒半箭一作日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愈貞元中德宗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
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
一霽字無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
不義屈雲笑曰欲將疑行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

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一作

其起事嵩常一作嘗一作在園中籍大曆代宗中於和州

烏江縣見嵩嵩一特六十餘矣以巡初嘗一嘗一字

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

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漢書謂嵩曰何為久一作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

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

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

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

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

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一作草初守睢陽時士卒
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一無字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
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
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作
猶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
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
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一作爲兄死
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
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
嵩無子張籍云

愚溪詩序

唐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
也故姓是溪爲日一作冉溪或曰可染也名之以其
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
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齊桓公今
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音銀然不
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
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
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
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

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
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
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
下不可以漑灌又峻急多坻音澗石大舟不可入
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
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有道
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
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
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
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

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
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
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
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
知也於是作八愚詩于溪石上

贈張童子

唐制有童子科故稱童序
子子下一有兵曹二字

唐韓愈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
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
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

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
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
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
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
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
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
一無說繇古由字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
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
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
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

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
人有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
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

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干等夷也童
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京師道
陝南至虢東及洛師一作陽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
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雍陝虢之伯長群
吏皆厚其餼賂或作謠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
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
速成者夫少之與一作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

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
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
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
門人也公貞元八年陸贄及第童子侍慕回路
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檀弓子路
去魯謂顏
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
何以處我公意蓋取諸此

送幽州李端公序

端公名益持佐
幽州劉濟幕

唐韓愈

元年

順宗永貞元年
一有春字

今相國李公

名藩

為吏部員外郎

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劉濟之賢曰某前年

被詔告禮幽州

貞元二十一年德
宗朝藩為告哀使

入其地迂勞之

使里

一作狹

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帟

一作

儀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韋服皆弓矢插房

也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

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

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

冢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

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

安祿

山及范陽
即幽州也

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

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玄宗時乎李公曰

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

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時益火與公東

都一無復出之大夫七一作士莫不拜于門其為

人佐謂為幽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

以愈言為使歸之獻公此序欲使李益歸為劉濟

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當作序

唐韓愈

六年憲宗元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

廷議以轉一無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

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

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

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

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

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

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

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

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

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

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險一作

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一作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一無所謂兵農兼事務一一而兩得一作得兩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

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可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尚書權序

唐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
十餘分四府邕嶺十三容桂各領十一府各置帥然
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一無復字始至四府必
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就賀以為禮歲
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
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良轄反首袴鞞迎于有
郊及既至大府帥先一無字入據館帥守屏謂屏去
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無字
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
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一作咨而後行隸

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
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
多洲島帆作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
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一作黨機毒矢以待將
將一無字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
一作把疏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
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
乃草薶而禽獮息淺反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
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三國名夷亶二州名之州一作
洲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

數或時侯風潮朝貢蠻胡夷一作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羣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穆宗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

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宋未熹曰按權本傳云用度豪侈而通鑑亦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于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而此序乃云貴而能貧蓋譏之也

序飲

唐柳宗元

員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泫不止于抔與坻不沈于

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
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
晉者衆皆據石注視懽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
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
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其餘
病痞不能食酒簡云食言多飲至是醉焉遂損益費盡其酒也
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
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
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
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紀述而爲密者今則舉異

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
金石而和去糾述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
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
貽後之人以上正禮

送李愿歸盤谷序

唐韓愈

太行山名之陽山南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
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
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
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
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古時坐于廟朝進退百

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
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
喜有賞怒有刑才峻一作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
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
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
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
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
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一作遠望坐茂
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
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所一作安與其有譽於前

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
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夫
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
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
囁嚅處穢汙而不一作弗羞觸刑辟一作法而誅戮徼
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
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叶未詳疑盤之
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
叶未詳疑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

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一作

不祥飲則且一作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叶

聳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宋朱熹曰公作此序時年纔三十四耳蘇軾曰歐陽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

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

步之獨

送張道士序

唐韓愈

張道士嵩高一作南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

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

將治東方一有諸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

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

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

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劔

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捶一作為國答羗夷詣闕三

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

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眾人莫臣知臣

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

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

斯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

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
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
魚下清伊一作倚今按上文作嵩高則當作倚既非公家
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
不利雖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變以上

送辛生下第序略

唐柳宗元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
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
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
過而就黜時謂恠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

中書高舍人名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
首京師之貢者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
伍中其沈沒厄困之十闔戶寒竇而得榮名者連
眇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
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
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
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是矣既
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
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
辛生又不能已故略右叙

小序

按小序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對大序而名之也漢班固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此小序之所由始也然今書序具存決非孔子所作蓋由後人妄探作者之意而為之故多穿鑿附會依阿簡畧甚或與經相戾而鮮有發明獨司馬遷以下諸儒著書自為之序然後已意瞭然而無誤耳故今畧取詩序與遷以下數首列于篇

詩小序

漢衛宏

宋朱熹曰詩序之作流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

周南關雎后妃

文王妃太姒

之德也風之始也

國風篇章之始

亦風化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

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

文之所以教

教者德之本

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
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
焉是關雎之義也

小雅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
萬物盛多可以告諸於神明矣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
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
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
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杖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

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
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
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
隊墜音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
澤垂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中國微矣

大雅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商頌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
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
首

史記小序

漢司馬遷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慶
冠軍末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
羽本紀第七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文帝為踐祚天下歸心
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光祖作
孝文本紀第十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
譜謀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
武帝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
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
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非兵不疆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
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名武吳名起

王子名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

三

申呂呂尚之祖肖音微也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

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網繆權謀也番番音蟠黃

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

顯彰田闕爭寵妻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

家第二

武士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

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

之禪王會禪位了乃成禍亂嘉其棠之詩作燕世

家第四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

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為楚所敗君子孰稱景公謙

德熒惑退行剔成宋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

師作宋世家第八

楚人圍我滎陽柑守三年蕭何填鎮撫山西華山

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二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

去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

二十五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無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疆秦使馳說之上南鄉讀曰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辱也於魏齊而信讀曰威於疆秦推賢讓位

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能信讀曰意強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

五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並武帝之

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
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
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
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惟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
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綱羅天
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

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
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
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
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
轂運行無窮輔拂彌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
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大節不令已失時
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
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
山副貳本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

法言小序

漢揚雄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聖人能過則失中不及則不

至不可姦罔誣誤問道第四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常行遜順以保天

命誤問明第六

漢書小序

漢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

綱罔網漏于楚項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毋告符

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秦王來稽首貴革命創

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景項氏畔換強

貌黜我巴漢西土關宅心備言戰士憤怨乘釁而

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懷德股肱蕭名

曹名社稷是經爪牙信韓姓布姓腹心良張姓平陳龔

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

貢臯不収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叶蒙我德如風

民應如少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叶逆疇咨庶載髦俊竝作厥

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

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祭自

神協律改正饗茲末年十補反述武紀第六
漢迪也至于秦有革有因粗也舉僚職並列其人述
百官公卿表第七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芒忽之細網

者八音七始天地始也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歷筭

道啟出官失學微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歷也分垂呼反壹

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

壤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洎洎流移也紛紛雜亂也畧存

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

坤作墜占地字執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畧萬國變

和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

等制立郡縣畧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廉隅也賴

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名嶠名鄒名陽名枚名路名舒名溫名傳第

二十一

抑抑密也仲舒再相諸侯叶洪反身脩國治致仕縣讀

懸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善也言訪對對所為也世

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烏呼史遷薰胥漸也以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

綜群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畧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獷獷麤惡無親之貌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

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分派也著其終始述

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

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叶去聲述循吏傳

第五十九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滅中國不專殺叶所矧

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音怡我國家也不匡也正也禮法是謂

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凡漢書叙帝皇十二紀列官司百官表建侯王諸侯表

天地天文志統陰陽五行志闡元極步三光律歷志分州

域物土疆地理及溝洫志窮人理古今表該萬方郊祀志緯六

經綴道綱藝文志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

文字惟學林述叙傳第七十

引

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雖作典引

然實為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已意耳非

以引為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如柳宗元有霹

虛琴贊引今見資類劉禹錫有送元嵩南遊詩引今不錄之類大畧如序而稍為短簡蓋序之濫觴也今錄二首以備其體若其名引之義難妄臆說俟博聞者詳焉

送石昌言北使引

宋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

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恠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名弼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

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
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
於震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昔者奉春君敬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
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
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按老蘇之學
其度虜情如此
此蓋兵法也

送吳侯職方赴闕引

宋蘇洵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其
始不強而易成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變聖人見

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
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河之沙礫而太山之
谷納一石而不加淺於是有量見物橫於空中首
重而未舉於是有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
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權衡者因
焉故度量權衡家有之而不可闕至于後世有作
者出以爲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見吾智於
是作噐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歆水
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噐嗚呼殆矣吾見其朝
作而暮廢也夫不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陷

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恐而不從而義有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爲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爲之此人心之所自有邪強之也強不能以及遠使入之心不忍殺人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爲仁矣乎嗚呼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殺其身者然則異世驚衆之行亦無有以加之也吳侯職方有名於當時其胷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趨

然躍然務出奇恠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克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爲遠官今其東歸其不碌碌爲此官矣哉

題跋

題跋書○讀

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序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

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至綜其實則有四
焉一日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
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
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
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
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誠各有所爲而專
以簡勁爲主故與序引不同學者熟玩所列之
數篇亦庶乎得之矣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
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若漢趙岐作孟子題
辭其文稍煩而宋朱子做之作小學題辭更爲

韻語今皆不錄姑著其體於此然題跋書于後
而題辭冠于前此又其辯也
題

題叔孫通傳後

唐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
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
相沿者明文武之憂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
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
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
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

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

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唐氏六家書後

宋蘇軾

宋禪師

智

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

踈淡如觀陶彭澤

名淵明

詩初若散緩不収反復不

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宋白者

誤收在逸少

王羲之

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

代申此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

率更名詢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

書高祖歎曰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寢一無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爾褚河南名遂書良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一作洎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辯也張長史名旭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

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中一作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名真卿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名甫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名公綽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列子所謂竊斧者乎抑其爾也然至使

人見其書而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
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
我畧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
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宋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搢紳視萬鍾之祿不
易其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
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爲樂相視莫逆至於忘年
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於古人矣每
一至此視公筆蹟於壞壁間字浸漫滅惘然于懷

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跋

跋唐令長新戒

宋歐陽脩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玄宗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

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

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

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至一作致

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

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

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

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宗
號八年六月十日書

跋紹興辛巳高宗即位之親征詔草

宋辛棄疾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此
詔行於隆興孝宗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
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跋學士院題名 宋歐陽脩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
無爵祿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

樂者唯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
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
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間覽題名不覺慨
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宋文天祥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
而觀其如何其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
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
可愛敬可鑒戒之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
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不可不

凜凜哉

跋唐田布碑

宋歐陽脩

右田布碑庾承宣撰布之事壯矣承宣不能發於文也蓋其力不足爾布之風烈非得左丘明司馬遷筆不能書也故士有不顧其死以成後世之名者有辛不幸焉各視其所遭如何爾今有道史漢時事者其人偉然甚著而市兒俚嫗猶能道之自魏晉以下不為無人而其顯赫不及於前者無左丘明司馬遷之筆以起其文也治平英宗甲辰年秋社日書

跋隋太平寺碑

宋歐陽脩

右太平寺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南北文章至於陳隋其弊極矣以唐太宗之致治幾乎三王之盛獨於文章不能少變其體豈其積習之勢其來也遠非久而衆勝之則不可以驟革也是以羣賢奮力墾闢芟除至於元和憲宗然後蕪穢蕩平嘉禾秀草爭出而葩華美實爛然在目矣此碑在隋尤為文字淺陋者疑其俚巷庸人所為然視其字畫又非常俗所能蓋當時流弊以為文章止此為佳矣文辭既爾無取而浮圖固吾儕所貶一作所以錄

於此者第不忍棄其書爾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
書

跋晉王獻之法帖

宋歐陽脩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
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喪候
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敷衍
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
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
絕徐而視之其意態一無其意態三字愈無窮盡故使後
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

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
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
平甲辰秋社日書

跋范文度摸本蘭亭序

宋歐陽脩

自唐末兵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聖宋興百
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
三代之隆獨字書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蹤唐室
余每以爲恨今迺獲見范君之書信乎時不乏人
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若君之筆法宜傳於世久
閱于家蓋其潛光晦伏非獨其書之閱也

跋唐安公美政頌

宋歐陽脩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
事蹟非奇而文辭亦匪佳作唯其筆畫適麗不類
婦人所書余所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
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然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
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
如于頔高駢下至陳游瓌等書皆有蓋唐之武夫
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
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爲爾唐人
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師愈

之類蓋不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
世矣余於集古不爲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
三日書

跋後漢郎中王君碑

宋歐陽脩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磨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
者其名字官闕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唯其碑首題
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爲漢人姓王氏而官
爲郎中爾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是以君子
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顏回高則
於陋巷而名與舜禹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

邪豈有爲於事而後著邪故曰久而無弊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弊也全石何異乎瓦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跋唐人書楊公震名史傳記

宋歐陽脩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磨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錫公之所以不朽者一作楊公者震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也其所不朽者

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迺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一無嘉祐八年十一月廿日書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宋歐陽脩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書子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故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唯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其字利害不能誘此

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壤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放生池碑

宋歐陽脩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大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

故萬一作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

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比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聞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治平元年八月十日書

跋唐司刑寺大脚踏勅

宋歐陽脩

右司刑寺大脚踏并碑銘二閣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

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

跋唐華陽頌

宋歐陽脩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

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唯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猶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

真可笑也

跋漢公昉碑

一作僊人唐君碑

宋歐陽脩

右漢公昉碑者廼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脩

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厯

僅同

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

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

吏啖瓜旁有真人居一有字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

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

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

君公昉所事郡官也去家公昉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

古影 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一作鼠
嚙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
被其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
叔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
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
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
子屋宅六畜儻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爲恠
妄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
際奇辭恠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
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

徃徃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
排其說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
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者而後能破
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
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入未必不從而惑也治
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宮寺祈雨五日中
一日休務假書

書

書洪範傳後

宋王安石

王其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

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

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

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
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
爲此誆誆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書鄭玄傳

宋林希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
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於火
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復敢言仁義先王之道
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
口誦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冊朽蠹

斷絕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
不經於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
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聯
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
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
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
不出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
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
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
爲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况無玄哉當虞之末

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脫
一身於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黃巾望玄而拜
不入其境嗟夫歷千百年及此者迺幾人尚敢輒
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書洛陽名園記後

宋李格非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
趙魏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
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
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太宗開元玄宗之間公
卿貴戚門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

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
丘墟高亭天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
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
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
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
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
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
乎唐之末路是已一作矣

書邢侗實南征賦後

宋黃庭堅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

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
可爲震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
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圉人曰千里駒往往
不及奉輿斃於皂櫪驚蹇十百爲群未嘗求國
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李文公集後

宋王安石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
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
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

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
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
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
邪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
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
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
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
力成其名而後巴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
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
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邪記曰道之不行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為賢歟

書鮮于子駿先八詠後 宋蘇軾

始余過益昌子駿治漕利路其後八年余守膠西而子駿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急則傷民寬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通而山峽地瘠民以親則害法以法則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為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不害法下不傷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之制皆成其手吏民

舉欣欣焉而子駿亦自治園囿亭榭賦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為監司者君子以是知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甚愛其詩欲作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石以無忘子駿之德

書三絕句詩後 宋歐陽脩

前一篇梅聖俞名堯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名舜

欽詠黃鸞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

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起一作同歸豈

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邪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

斯矣翰林東閣書

讀

讀儀禮

唐韓愈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一無存者希矣百氏雜家一作尚一作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與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封禪書

宋劉敞

劉子曰新垣平候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諂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頃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夫

讀孟嘗君傳

宋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

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
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
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
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賈誼傳

宋曾鞏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
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
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
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
徹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

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慨發足以自
壯其氣覺者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麤以迎其真
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百雲抗太虛而不
入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
情而不入於卑污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扞
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
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為無傷也於是
又是喜其無入而不宜矣使予位之朝廷視天子
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
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

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爲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爲文經畫大下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足以見其憫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人責其一不遇而爲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詩之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取也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無所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于朝譬之投規於矩雖疆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託文以摭其蘊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

罪邪故予之窮餓足以知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世之知者其誰歟雖不吾知誰患邪

讀荀

名况字一

唐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道不傳于

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
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
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
而止耳雄一無揚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
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
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
者著之離於道者黜黜一字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
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
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宋程
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待人以怨

耳

讀李翱文

宋歐陽脩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
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
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
已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
漢間好事一作俠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
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
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
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

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
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
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
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恠神堯以一旅取
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
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
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
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
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
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

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
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景

一作祐仁宗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五

